



中庸講記 (73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② 內省不疚：反觀於意念之所發，而察其為理為欲，為善為惡之機也。疚者病也。省之於內，而有理無欲，有善無惡，方是不疚，斯能無愧作於心矣。

「不疚」的意思是「反觀於意念之所發」，人之所以無法改變自己，就是因為缺乏返照自省的功夫。「省」讀作「醒」(ㄒㄩㄥˋ)。「而察其為理為欲」，這很要緊！一天後學去參加地方班，有一位年輕的新道親，看起來有明理，他問後學一個問題：「如何改脾氣毛病？講方法論就好。」你想能講方法嗎？方法已經講太多了，聖人都跟我們講過了，還要再怎樣講

方法？更何況是要告訴人家如何改？實在就是這些道理而已，也就是反省的功夫夠不夠、人反觀自己的功夫夠不夠，為什麼？這裡其實只講了兩項重點而已：「反觀於意念之所發，而察其為理為欲」，省察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理還是為欲？看我們現在所做的對與不對？什麼是不對？若是為私欲就不對了，我們常常都以私心為出發點。

「為善為惡之機也」，「機」是動機。我們往往認為惡是傷天害理的惡，問題在於，許多人自認問心無愧，為什麼？因為覺得我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，就表示我是好人；其實是不是好人？雖然只是利己，但卻是惡，

因為有私心嘛！尤其現代人常有這狀況，古早人較不會，我敢這樣說，因為現在有許多人主觀的意識很高，都先保護自己；怎樣保護自己？我們那天開會，後學有聽到一個實際狀況，就覺得麻煩了！也就是「自找理由」，我們若講一句，他們就找一個理由來回應。後學以數據來講點傳師平均幾歲，一個月才辦道比如五眾或八眾，有人就反應：「以前辦道與現在辦道不一樣，以前度人很簡單，現在度人很困難，所以能達到五眾就很不簡單了。」大概的意思是這樣；又說：「老前人也在講現在修己較重要，外功較不重要。」他們就找了一大堆理由，一點鼓勵自我精進的理念完全都沒有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要保護自己，表示自己已經很努力了，這就是為私，為自己找理由，這都是惡，都是不對的事情，這樣要怎麼回去（理天）？

為什麼會講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？修辦道的精神本來就是要這樣，因為人一定要有意志，才能替天行道、代天宣化。我們「末後一著」講：「末後一著昔未言，明人在此訴一番，愚夫識得還鄉道，生來死去見當前。」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，此生能遇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來的大開

普度，假使沒有把握得住，是不是還要再找理由說怎樣又怎樣？就像老前人所講，今天我們修道，人家鼓勵我們或要讓我們反省的，我們只能虛心接受說：「是、是、是……」只有這樣才能精進。所以「內省不疚」，要做到這一步，就必須知道這個「機」。

「疚者病也」，「不疚」是沒有病；剛才講的本位主義也好，或是主觀意識也好，這都是病、都是惡，也就是私欲。所以這時我們要怎樣才能淨空呢？就如同剛才所講的事事無礙法界。我們要「省之於內，而有理無欲，有善無惡，方是不疚」，要怎麼改？要有內察、內省的功夫，我們現在都是向外，所講的道理都叫別人要反省、要反觀，這是顛倒錯亂，事實上是要讓自己來反省；所以自己若能反省於內，則有理就無欲、有善就無惡，才是沒病、才是不疚。

「斯能無愧怍於心矣」，這樣才不會對不起自己。我們現在都只會煩惱對不起別人，或是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，卻都不知道要從「不會對不起自己」來下功夫。

③無惡於志：猶言無愧於心，此君子慎獨之事也。

第二節 試以入德之事論之，凡心有所蔽而有私欲者，則不可以言德。良心所發，伏之極，亦昭之極，見莫見於此，顯莫顯於此，而不能掩其善惡矣。蓋一念之初萌，向理向欲，為人之所不見，而己獨見之。此乃天人區別之關頭，神鬼分界之歧路，出乎此，必入乎彼，其機甚微，而其勢則甚危。是以意念未動，未發之時，務將私欲斬斷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，此君子所以不可及也，其慎獨省察之功如此。

「試以入德之事論之」，我們剛講可以漸進入德之門，現在我們既然進來了，要做什麼事情呢？「凡心有所蔽而有私欲者」，這個「蔽」很要緊，若要加以闡述，篇幅就太長了，這章會講不完，後學跟大家說，可以參考《論語·陽貨》的「六言六蔽」；第一句講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」。

後學解釋這一句就好了，這是孔子告訴子路的道理：我好仁、我很慈悲，慈悲到底對還是不對？若慈悲得不對，會變成爛好人，所以為什麼仁要有一個義來配（節制），大家看有沒有合理？仁義是以義來節制仁，要去思考：現在這樣的慈悲是不是對他能有所提升？對他這麼做，會不會傷

害到別人嗎？這都是我們要以智慧去思考。

但是思考的判準要從哪裡來？為何孔子講「好仁不好學」？不好學就是不去研究的人，認為自己都懂，反正我做好心就好了，做散財童子就好了，沒去考慮對或不對，反正見者有份；有一些大善人在了愿，就是見者有份，排隊就人人有份，這對不對？這要學，才能做正確的判斷。

為什麼要好學？人好學才會有涵養；沒有學的人，好比我們生的孩子，若還沒入過學門（上學），父母能把他教育得很好嗎？父母無法教子（教育），要送到學校去。有的小孩很調皮，跼懸落低摔摔輾（台語，爬高爬低、團團轉地一直翻滾），我們老人家看得烏暗眩（台語，頭都昏了），但是他到學校讀了幾天書後就會乖乖，回家就知道要寫作業，沒學不會那麼乖，一定要有環境來培養。

道場也一樣，有些人說：「我要有要修，但是我要獨善其身。」獨善其身沒功夫，兼善天下才有功夫，我們要了解這道理。這就是「其蔽也愚」，被什麼掩蓋？愚昧嘛！所以才講愚昧要以智慧來度，原因就在此。蔽有六

項，有時間要看看，這六項是座右銘；每一項，譬如：壞脾氣的人、好勇的人、很剛毅、很倔強（台語，倔強、堅持己見不聽別人好言相勸）的人，看一看就知道我們的病在哪裡。我們現在的病，主要若歸納為六蔽，就是私欲；蔽就是被私欲所愚，被愚昧了。

「則不可以言德」，有私欲的人，就不可以講有德行，要入德之門的關卡就過不了。

「良心所發」，良心就是我們的本心，本心所發為「伏之極」，伏在內心裡面，好像怎麼看都看不到，但「亦昭之極」，其實是讓你全部都看得見；其實並不是看不見，良心的東西不是看不見，這與剛講的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」意思一樣。

「見莫見於此」，講見，良心最見。

「顯莫顯於此」，這樣最顯露。為什麼顯露？「而不能掩其善惡矣」，無法掩蓋他的善惡。

「蓋一念之初萌」，念頭一起，我現在想好或想壞的，有誰知道？「向理向欲，為人之所不見，而已獨見之」，沒人知道！俗話說：「心壞沒

人知」，我現在要向真理這條路或向私欲這條路，別人無法看到我們心中的選擇；但有誰知道？天知地知、我們自己知道，是不是？這就是「而已獨見之」，一定有人知道，不論是天地遙遠的事，這裡不去做討論，或自己內心的念頭，這至少我們自己知道；對或不對，我們自己應該都知道。但要怎樣明瞭自己能知道？要學，不要被愚昧蒙蔽，否則連自己都無法認識自己。

「此乃天人區別之關頭」，天道與人道的區別在哪裡？區別的關頭就在這個地方而已。

「神鬼分界之歧路」，你要向上或向下，路就在這個地方分。

為什麼「出乎此，必入乎彼」？理欲的事情是差一點點就分不清楚，因為人是會變化的，你現在看這個人是可以信任的、沒問題的，但是此一時彼一時，當他的環境、地位、學識改變時，可能就不一樣了，這我們大家都有經驗；也可能有經驗，但有時自己不知道自己，看別人就知道了。一個人的工作在擔任下屬與後來升任上司時，會不會一樣？一般為下屬的人都會這麼想：「有天我若升為課長

或更高的職務，我才不會像他那樣，我一定會怎樣又怎樣。」講自己的抱負，一定會一片公心，一定對大家不會這樣「ケチ」（日文，吝嗇、小氣）。但等他升職了有這麼想嗎？那些事都忘光光了，人都是這樣。

這裡講「出乎此，必入乎彼」，後學上回也有講過，我們還未得時（台語，走運、得勢）之時都會講：「老前人呀！我若賺到錢，這事情我一定會負責，沒問題的！」拍胸脯地講。等他真正賺到錢時有沒有做到？沒有！否則老前人不會講：「錢害了他！」

你們不要講：「從這裡出去，就要從這裡進去，為什麼他不會從這裡進去？」他從這裡出去，卻從別的地方進去，而不從理這條路進去，他從欲那條路進去，會不會這樣？並不是說大家一定都會這樣，但是這樣的人很多，才會講此一時彼一時，原因在此。

「其機甚微」，出處差一點點而已，大家為理，實在是一片公心，而為欲則是一片私心；但以當事者來講，這些人都認為他們有為公、他們也有犧牲；怎樣犧牲？別人出一分力，

我出二分，多別人一倍；實際上，他有九分力，而別人是有一分力就出一分，但是他還要與別人比較，比較後他贏別人一倍，所以自認為已經出很大的力量了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講：「二文為滿，千金為半。」這故事就是在引證這個事情，當故事的主角還在困苦、在地方做個小姑娘時，存二文錢行功作為油錢，師父開大門來迎接。而當她做到皇后時，拿一千兩黃金行功，師父卻叫她從小門進來。這個故事就可以引證這個道理，所以我們今天假使可以的話，要全心奉獻，才跟得上人家，要了解這個道理，不可以人比人、不可以比較。這個機是很微的。

「而其勢則甚危」，《尚書·大禹謨》云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」就是這個道理；「勢」就是形勢，一個時勢的改變是最危險的；你若一生安貧樂道，都始終如一，好好修，一定可以回去。然而若讓你順考時，你就忘光光了，就是最危險的。時勢的改變，影響一個人心的改變，是相當危險的！

（續下期）